天涯诗海

花开如诗

（组诗）

■ 杨丽丽

紫荆花

这些紫色的女子
听从了东风的召唤
在一个清晨 以拥抱的姿势
反复耳语着昨夜的春梦
一些憧憬和浪漫
以及一层扑鼻的清香
约一个明媚的日子
在枝头绽放

迎春花

一朵一朵又一朵
她们从没有害羞
就坐在春天的枝头
谈情说爱
黄色衣衫,杨柳细腰
这些穿越而来的女子
是整个春天的激情
她们从诗词里
找回了一世又一世记忆
草芽眨着眼睛
露珠开在风中
不招蜂也不引蝶
她们今生就做你的新娘
在桃花汛还没开始时
让痴情的香气沾满衣襟

樱花

这个神圣的季节
梦已经悄悄爬上第一朵花蕊
成片的清香 倾斜下来
遗落在生命的瞳孔上
面对白衣胜雪的少女
世俗的杂念
已经顺流直下
低进苍老的尘埃
枝丫上,剩余的清白和梦想
抱紧孤独和寂寞
开成一朵永恒

海棠花

你早已学会了沉默不语
学会了把魅力挂在枝头
把清香藏进体内
学会了如何展示自己
如何在细雨中遗世独立
生命就是如此神奇
你的灿烂如此美好
阳光来了又走
清风吹了又吹
而你只是选择坚持
坚持在季节的枝头绽放如歌

飞翔的白玉兰

■ 李昌林

光秃秃的枝丫
原本就镶不上一枚
与之匹配的叶子
拥抱春天
我习惯赤身裸体

从不把冬天放在眼里
鄙视那些蜷缩着
侧身而过的冷雨飞雪
不抱怨春风来得太晚
只要能和邻水而居的
自己的影子
排练一场飞翔的演出
就不怕变成一群白鸽
守护春来的喜讯

不管春雷什么时候
炸破天空
闪电什么时候撕破乌云
我低低飞行的翅膀
一定会高于
春天升起的地平线

百家笔会

磁带的记忆

□ 刘力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音像店噪声和音乐齐飞,正版和盗版共舞,录音带成了小汽车的必需品,磁带红遍大江南北,收录机成了当时婚嫁的几大件之一。

退休后整理书房,翻到了久违的录音机和磁带,瞬间百感交集。老旧的磁带,触动尘封的记忆。岁月静好,磁带无恙,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

磁带,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岁月,是许多人的精神慰藉,藏匿于带中那跳跃的音符,或似安心针,或似兴奋剂,抚慰着我少年时驿动的心,伴着青春的躁动,也伴过寂寥的日夜。时光清浅,青春如歌。

初见磁带是在大学的宿舍里,同学们围着崭新的放音机,带子转着圈圈,音乐随转动的轨迹轻轻飘出,那就是磁带。播出的邓丽君歌曲,那时还叫“靡靡之音”,小音量播放是防备老师突然光临。

大学假期,父母把我带到矿山的广播站,站里刚进了一批新磁带,父母告诫只能看不能摸,还说“好贵好贵”。广播员姐姐倍加兴奋,她再也不愁“无米之炊”了,之前播的都是些已发出“沙沙”声的唱片。

不久我当上了大学广播台的编辑,平素能自己放磁带听音乐,机会不多却挺兴奋。那次负责编排节目,老师交代买几盒磁带,看价格咋舌,便买了唱片代之。老师知晓后怔怔地看了我许久,说了句“你挺节俭”。没想到毕业时,他竟送了我几盒磁带,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录音机。

在长江边大学从教的时光不足一年,临别时师生们为我办了隆重的座谈晚会,录制了磁带,给我的礼品便是一只单卡录放机。那以后,这只录放机陪了我许久,让我学会了许多歌曲,音乐和词曲融入了我的生活,也走进了我的写作生涯,记得曾写过《好歌伴我度人生》《再唱红星歌》……如今笔下的文字,饱含着那些年听磁带的时光碎片。

父母都喜爱音乐,母亲生日那天,我送了台双卡收录机和十余盒磁带,父亲抱着沉甸甸的机子,当听说是用我稿费所买,母亲流下了欢喜的泪水。那以后,在家听歌便成了父母的日常活动,直到母亲去世,那只收录机还静静地立在她的床头柜上,算起来已近35年。

儿子出生后,磁带成了有声的教材,读书后,复读机随身听成了书包中的必备品,那是磁带最流行最风光的时段,看他端坐桌前读外文纠正语音,读童话念唐诗,我心中的愉悦油然而生,直到他收拾行李上北京,留下的磁带已装满了一纸箱。年少的岁月里,这些磁带给他装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今的他,满世界的国际交流,促他成长的便是小星星英语学校,是磁带是光碟是U盘……

师生们赠送的录放机陪伴我度过了乡下挂职的时光。那两年的许多夜晚,我都是听着磁带,望着星星度过。《我的中国心》《冬天里一把火》让人热血沸腾,《一封家书》《常回家看看》感人至深,歌声走进了我的心间,定格在了心底,那些歌词直抒胸臆,堪称经典,偶尔用自己的心声缀成歌词,让心飞得更远更远。离开乡间时,磁带再也无法转动,因为那里面慰藉与陪伴盛得太满。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音像店噪声和音乐齐飞,正版和盗版共舞,录音带成了小汽车的必需品,磁带红遍大江南北,收录机成了当时婚嫁的几大件之一。不知有多少次,在汽车的音乐中度过了漫长的旅途,也不知有多少次,磁带中的音乐帮我捡回了一串串回忆。因为那音符,是能敲在心田上的天籁,悠乐绵长。

岁月更迭,时光荏苒。科技进步让磁带逐渐风光不再,尚留的只为证明自己曾在这个世界潇洒走过一回,并在一段时光中抚慰过许多饥渴的心灵。

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了与电脑相伴的时光,后来又开始与手机相依,喜欢的音乐下载即来。录音机、磁带渐渐淡出了视野,淡出了记忆。几次搬家搬办公室,才又翻出磁带,恋旧的我始终没有舍弃。那是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纪念,承载了太多太多美好记忆。

抹去磁带上的尘埃,小心翼翼地收好,让它们安静地躺在木箱中继续沉睡,说不定以后还是值钱的古董哩!这一刻,我似乎又听见了妈妈那句“这东西好贵好贵”,仿佛又看见陪着爸妈拿着歌本跟着唱歌的温馨场景,尽管久远,却分外温馨。

初春的窗外,太阳穿透玻璃,铺满了我的书房。磁带被阳光恩宠着,暖暖的。我的眼中是这么一幕,拙朴陈旧的磁带没有老化,还在老老实实地慢慢转动,声音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像是唱尽了一个时代,唱出一地温柔,留下独有的音轨。

四季回音

春日垄上行

□ 王国梁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风变得暖融融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清香。父亲说泥土是香的,我真闻到过。

我小时候,每到春天父亲就喜欢带着我到田间走走。我在院子里上蹿下跳闹腾的时候,父亲高声招呼我:“走喽! 去看看麦子返青了没有!”我听到父亲的喊声,“哧溜”一下从梯子上下来,跟在他的身后,朝田野走去。初春的田野还未见生机,却荡漾着无边的温柔。家乡的大平原上,麦田绵延千万里,直到天尽头。站在田野上举目望去,就会觉得远方并不遥远,只需沿着麦田走,就能走到天边。

田间小路上,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走着。走到自家的田地,父亲长久地凝视着田里的麦子,好像在思考什么。然后,他一脚迈向田垄。田垄是麦田里一行行隆起的土埂,用来把麦地分割成一起畦,便于浇灌。田垄很狭窄,狭窄到两只脚不能并排在田垄上。走在田垄上,就像走在独木桥上一样。父亲放着比较宽敞的田间小路不走,为何一定要来一次垄上行?

从父亲脸上愉悦的表情,我猜出了一二。父亲走在田垄之间,能够与麦子零距离接触。他在田垄上走着的时候,好像能够跟麦子们融为一体,进行一次深入而畅快的交流。麦田已经沉默了一个冬天,它们在冬天就像睡着了一样不发一言,父亲无法了解它们的喜怒哀乐。冬天气温低到一定程度,麦子就会停止生长,度过越冬期。春天终于来了,父亲积攒了千言万语,麦子也积攒了千言万语,它们彼此诉说着。父亲在田间耕种多年,已然与麦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人让麦子的生命代代延续,麦子也让人的生命代代延续。情到深处,父亲会扭身朝向我,用很感慨、很激动的口气说:“麦子真的返青啦!”

返青说的是冬去春来之后,麦子长出新绿并开始了新的生长过程。麦田里大部分麦苗的新叶已经长到拇指长,很快就要浇返青水和施肥了。田垄上的父亲,小心翼翼地蹲下身,仔细查看返青的麦苗。他俯视着一棵棵柔弱的麦苗,眼神里透出了怜爱。那种眼神,我很熟悉。没错,在父亲眼中,麦子就是他的孩子。他早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培养计划”: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喷药,都规划得妥妥当当。父亲直起身,放眼望去。千里春风,万顷新绿,沃野上生机萌动。人禁锢了一个冬天的热情,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对父亲来说,在春天放开手脚尽情尽兴地劳作是一种幸福,他期盼春天已经很久了。

父亲继续在田垄上慢慢走,他想要与每一棵麦苗亲密接触,聆听它们的心声。春风鼓荡着热情,土地展现着厚重,麦田无边无际地绵延而去。这样的画面,雄浑壮阔,奇伟美丽。父亲慢悠悠地对我说:“你闻到了吗? 春天土地是香的,因为泥土是香的!”我使劲吸吸鼻子,真闻到了泥土的香味。父亲把对土地的深情,传递给我。多年后,我也喜欢回到故乡,来一次春日垄上行,感受久违的温暖春意。

春日垄上行,对父亲来说在迎接春天,也是挥展臂膀大干一场的前奏。行走在麦子中间,人会觉得自己也变成了麦子,与春阳和暖风亲密相拥。田垄上的行走,是放飞梦想的行走。春天给人以憧憬,土地给人以希望。春日垄上行,美好的收获就在前方招摇。

美食随笔

舌尖上的东坡春宴

□ 刁李娴

在《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里,苏轼与詹使君一起品尝槐叶冷淘。槐叶冷淘是一种用青绿的槐叶汁与发酵的面粉做成的冷面,盛在碗里,颜色鲜碧,十分悦目,搭配着切成薄片的鲈鱼脍,清爽可口。苏轼在诗中写道,“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在这样的春日里,他以美食为伴,暂忘尘世的纷扰,享受着与友人相聚的惬意时光。苏轼对生活的热爱从未改变,他总能在平凡的食材中寻得生命的真味。

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苏轼与苏辙一同游山玩水,得农夫所赠上乘竹笋。春雨浸润后的笋尖如玉簪破土,剥去略带紫色的笋衣,露出莹白的嫩茎。他取来粗陶罐,以山泉煨笋,撒一把盐,佐几粒碎米。待汤沸时,清香满室。他盘坐草席,啜一口清汤,写下“野人献竹萌,紫笋出泥新。”此时的苏轼,已褪去“翰林学士”的华袍,甘做“东坡耕夫”。一箸春笋,让他悟透:真正的丰盈,原是褪尽浮华后的素朴本真。

儋州的春日湿热难耐,苏轼戴竹笠、执木杖,行走于黎寨山径。忽见溪畔蓼草新发,紫茎绿叶,随风摇曳。他采下嫩芽,以沸水焯过,拌入粗盐、野蒜,制成一道“蓼茸冷淘”。入口微辛,却似一股山野清气涤荡肺腑。他写信给子由:“海南风物,别是一家。蓼芽之味,竟胜吴中莼羹。”在蛮荒之地,他以草木为友,将贬谪的苦楚化作舌尖的野趣。一碟蓼芽,一瓢泉水,成了他与天地对话的媒介。

密州超然台上,苏轼手捧越窑青瓷盏,看新焙的明前茶在沸水中舒展。茶烟袅袅,他遥望满城春色,写下“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彼时新政纷争未息,他却以茶为引,暂忘庙堂纷扰。茶汤初品苦涩,回甘时却似春山叠翠。正所谓“此茶如东坡,苦后有余甘。”一盏春茶,成了他超然物外的凭证——任世事如潮,他自守心中一片清明。

苏轼的春宴里,藏着一位逐臣的生存智慧。槐叶冷淘的鲜、春笋的淡、蓼芽的野、春茶的寂,皆被他烹作生命的盛宴。他用舌尖丈量山河,以杯盘盛放悲欢,在贬谪路上将苦楚酿成诗意。千年后的春日,当我们咀嚼新笋、轻啜清茶时,仍能听见那个竹杖芒鞋的身影在风中长吟:“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他的食谱早已超越了时节与食材,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永不褪色的春日图腾。

光阴故事

晌午的院子

□ 陈鑫

晌午的院子门口,墙根下,老人正在那里晒太阳。

天气懂事得像个乖巧的孩子,没有风,阳光如一张温软的毛毯,轻轻盖在他身上。老人蜷缩着手脚,靠在小竹椅上,梗起脖子仰面坐着,皮帽子半遮着眯成一条缝的双眼。椅背上挂着的小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评书《隋唐演义》。

随着说书人浑厚有力、抑扬顿挫的嗓音娓娓道来,这会儿,正赶上秦琼上得擂台前,与那史大奈一决高下的关键时候。老人把耳朵凑近了,眼睛里忽然也有了不一样的光彩。虽然这些故事反反复复听了不少遍,早已烂熟于心,可每回听到精彩处,仍然觉得津津有味。

年刚过完,儿女们就赶着回城里上班去了。人一走,小院里猛地就冷清下来,继续陪伴他的,只有家里的大黄狗,还有屋里摞了一地的花花绿绿的纸箱纸盒。

那些纸箱纸盒里都是儿女们孝敬他的保健品和各种吃的喝的。老人既高兴,又发愁,买这么多,哪里用得完? 况且他觉着自己现在身体还好得很,每天拾掇拾掇自家小菜畦,一日三餐不成问题,压根不需要这样乱花钱。可儿女们不听,平时回家少,每次来都会买上一大堆,把各自汽车后备厢塞得满满当当。

那条大黄狗如今也老了。是十五? 还是十六? 老人已有点记不太清。按人的年龄讲起来,怎么着也该是古稀之年了。它的变化老人都看在眼里,腿脚蹒跚,双目昏花,连原来油亮顺滑的皮毛也稀拉得像冬天田埂上的衰草。它不再是从前围着老人欢快地摇着尾巴的那个小跟班,现在把香喷喷的肉骨头放在它鼻子底下,也常常无动于衷。大部分时间里,它只会慢悠悠地晃到老人的脚旁边趴下,一边闻着熟悉的味道,一边在那里安静地打盹。

这份冷清的感觉,总让老人莫名回想起儿时看完大戏散场后的场景。跟着大人走在回家的小路上,月光亮堂堂、水灵灵地照着大地,连泥土路面都变得有些晃眼,耳边的喧嚣早已随夜风散去,迷迷糊糊中,像是做了一个梦。

许多年过去,那些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似乎才刚刚发生过。

他忽然很想给城里的孩子打个电话,也没什么事,就是想和他们说说话,给午后漫长的时光增添一些广播之外的声音。他从口袋里摸出“老人宝”手机,摸索着打开通讯录。

犹豫再三,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个点,儿女们要么是在休息,要么是在工作,他们也辛苦,还是不打扰的好。

老人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两手合抱,蜷起身子,困意一点点来袭,他的眼睛慢慢又闭上了。收音机里,千百年前的英雄故事还在讲述着,那声音在他耳边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已经听不清在说些什么。只有天空里不知疲倦的电波,如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线,把老人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

喜雨·春曲

（二章）

□ 黎耘

喜雨

“淅淅沥沥,淅淅沥沥……”早春的喜雨,在人们的期盼中,落下来了,轻轻地落下来了。

这是浸润万物细无声的雨呀!

这是濡染烂漫春色的雨呀!

这雨是油吗? 抹上柳丝,经燕翅梳理,变得那么柔软、潇洒,像春宵中醒来的少女,抖动长长的秀发。

这雨是酒吗? 桃树多饮了那么几滴,就摇晃着身躯,沁出的酒力泛出红葩,绽放在雾岚缥缈的山坳、农家。

这雨是绿色的水彩颜料吗? 茶山被刷过几遍,茶芽儿就绿茵茵的了,铺出的绿毯,绿遍山涯……

是的,这雨是油——随手抓一把地里松软的泥土,黝黑的汁液就嘀嘀嗒嗒落下。

是的,这雨是酒——播下的种子趁着它的热力,裂开小嘴,一使劲就噌噌窜出嫩芽。

这雨,不仅仅是绿色的水彩颜料,它集纳了太阳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彩,让世界变得色彩斑斓……

“淅淅沥沥,淅淅沥沥……”

这催春的雨呀,这染春的雨呀,滋润着人们的希望,染得万里江山如诗如画!

春曲

艳阳融化了冬天,寒流在暖风中节节溃败。

穿过濛濛的雨帘,孩子们欢呼雀跃,张开花蕾似的小嘴,承接甜津津的雨滴。小水靴踏起一路水花,像一群放出栅栏的小鸭。

孩子们的嬉闹,唤回了大人们的童心。在檐下选种的阿妈,笑了。孩提时代,她和小伙伴们不也是这样唱着春歌,盼望春归,传递春的消息?

孩子们的嬉闹,引起了大人们的联想。编筐的阿公,修犁的阿爸,乐了。透过雨帘,他们看见了早春的田野,麦苗泛青,果树缀满繁花……

“滴滴嗒嗒,滴滴嗒嗒……”

檐前的滴水,奏响舒心惬意的春曲,引得远山的麻花鸥鸽一声声唱和:“咕嘀咕嗒嗒……春天来到啦! 咕嘀咕嗒嗒……春天来到啦!”